

# 美国政治的去极化

——知识精英的反思\*

孟维瞻 张耀\*\*

**【内容提要】** 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后的争议性事件标志着美国的政治极化已经严重伤害政治制度的健康运行，成为自1860年代以来美国最严重的一次宪政冲突。在此背景下，美国的知识精英阶层就去极化、防止“内战”以及拯救民主制度等议题展开了讨论，展现出对美国政治未来的关切。其中，多数学者寄望中间派和温和派推动改革，以压制极端政治势力和重建政治共识。这些改革包括以民主党为主导的改革，民主党和共和党中间派的联合执政，以及支持第三党的崛起以重建对民主制度的信心。同时，另有知识分子提出激进的宪制改革，如制定新宪法、采用议会制取代总统制或将美国分为两部分。此外，还有精英提议在宪法框架内改革选举制度，包括各州在国会议员选举中取消党内初选、扩大众议院规模、采取比例代表制等。最后，改革的声音也涉及从经济和社会层面着手解决美国政治极化的“病根”，如重新分配公共产品、消除贫富差距、改革社交媒体规则以及推行审议性民主实验等。然而，这些设想的实践要经历漫长而艰难的过程，未来十年美国政治极

---

\* 本文是复旦大学—金光思想库2024年度课题“美国政治最新发展变化”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徐以骅、潘维、王建伟、谢韬、韦宗友、王栋、魏南枝、李巍、刁大明、董春岭等学者的帮助，同时感谢《世界政治研究》匿名审稿专家的意见和建议，笔者文责自负。

\*\* 孟维瞻，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师；张耀，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持岗副研究员。

化仍将加剧,改革尝试可能会进一步增加现有的政治分歧和矛盾。

**【关键词】** 美国 精英政治 政治极化 去极化 宪政危机 选举改革

在过去的几年里,美国政治的去极化以及拯救民主制度成为了政治学者和媒体精英的关注焦点。社会对立和政治极化引发了知识分子的强烈不安,而2021年1月6日的“国会山暴乱”更是将这种担忧推向了顶峰。此后,美国的知识精英围绕上述议题展开了激烈且深入的探讨。<sup>①</sup>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政坛便陷入了一系列的混乱。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标志着美国两大政党之间的政治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2020年总统选举结束后,特朗普拒绝承认选举结果,不断宣称民主党“窃取”了选举的胜利。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首位两次遭到弹劾的总统。2022年8月,特朗普的私人庄园遭到司法部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共和党资深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O. Graham)警告说,如果特朗普被起诉,美国将会爆发“街头骚乱”。白宫发言人则认为格雷厄姆的这一极端言论是极其危险的。<sup>②</sup>到了2022年底,特朗普更是将对选举结果的攻击升级为对宪法的攻击,暗示要“终止”宪法中的规则。这一言论让两党的国会议员都感到震惊,民主党人纷纷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少数共和党人也表示了反对。<sup>③</sup>

---

① 政治极化一般被定义为人们在意识形态、政党归属和公共政策等政治领域内分歧日益增强的状态和趋势。学术界对去极化尚无明确定义,可以理解为上述趋势的反向趋势。很多中国政治学学者针对美国政治极化的原因做出了有价值的研究,但是去极化的路径依然是研究的难点。参见佟德志《当代美国意识形态的极化现象及其根源》,《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9期,第64—72页;周琪《政治极化正在溶蚀美国的民主》,《美国研究》2022年第2期,第9—34页;庞金友《不平等:当代美国政治极化的经济与社会根源》,《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9期,第73—80页;范勇鹏《政治极化之源:美国制度中的党争基因》,《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年第22期,第72—87页;刁大明《党争极化与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当代世界》2022年第12期,第58—62页;祁玲玲《政治极化背景下美国白人工薪阶层与美国总统选举》,《国外理论动态》2023年第3期,第151—161页;王中原《选举争议的政治逻辑:美国的选举公正问题及其政治极化根源》,《比较政治学研究》2022年第2期,第31—52页;付随鑫《美国政治能够去极化吗?基于美国历史经验和政治制度的分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3年第3期,第105—115页;王浩《当代美国的政党政治极化:动因、走向与影响》,《美国问题研究》2020年第2期,第170—203页。

② Kim Bellware, “There Will be ‘Riots in the Street’ if Trump is Prosecuted, Graham Says,” *The Washington Pos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2022/08/29/lindsey-graham-riots/>.

③ Maggie Astor, Trump’s Call for ‘Termination’ of Constitution Draws Rebukes,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22/12/04/us/politics/trump-constitution-republicans.html>.

这一系列事件反映出，美国现有的民主制度运作机制已经无法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转。两党议员在重要问题上的投票行为越来越多地受到党派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不是基于事情的是非曲直。他们倾向于保护本党的政治人物，同时用尽一切手段来阻挠对方党派的执政和施政。“三权分立”的原则也被政治斗争所利用。同时，两党所代表的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也越发尖锐，贫富差距和经济不平等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作为“第四权力”的媒体也变得日益极化，成为背后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媒体不再以客观的方式报道事实和监督官员，而是使用带有政治倾向性的语言，沦为党派斗争的工具，从而损害了民主政治的基础。从2016年开始，《经济学人》连续几年将美国评为“有缺陷的民主”，其理由是公众对美国政府机构的信任度“严重下降”。<sup>①</sup> 2022年，该杂志发布的民调数据显示，43%的美国人预计未来十年可能会发生内战，66%的美国人认为国家的政治分歧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可收拾。<sup>②</sup> 鉴于现有的民主制度运作机制已经遭到实质性的破坏，美国的精英们纷纷建言献策，探索新的制度建设路径。

需要注意的是，政治极化包含两个层面，即政治精英层面和大众选民层面。<sup>③</sup> 一方面，大众层面的两极分化引发精英层面的意识形态调整，使得精英的意见和政策立场在任何情况下都以严格遵守本党路线为特征；另一方面，精英的分裂以及政党的意识形态极化也直接影响选民的政治认同与立场，选民彼此被划分为截然不同且相互排斥的政治阵营，形成“部落主义”和“政治宗派主义”。两个层面的两极分化可以同时发生，也可以相互独立。<sup>④</sup> 本文分析的是美国知识精英对于去极化的反思。本文通过对这些观点和主张的分析，旨在揭示知识精英阶层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对我们更好地理解美国政治未来走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① Amanda Erickson, "U. S. Democracy is in Grave Danger, a New Economist Report Warns," *The Washington Pos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rldviews/wp/2018/02/01/u-s-democracy-is-in-grave-danger-a-new-economist-report-warns/>.

② Taylor Orth, "Two in Five Americans Say a Civil War is at Least Somewhat Likely in the Next Decade," *YouGov America*, <https://today.yougov.com/topics/politics/articles-reports/2022/08/26/two-in-five-americans-civil-war-somewhat-likely>.

③ 孙成昊：《脆弱的多数？从2022年中期选举看美国政治极化与去极化》，《美国问题研究》2023年第1期，第54—76页。

④ 孙成昊：《脆弱的多数？从2022年中期选举看美国政治极化与去极化》，第54—76页。

## 一 美国政治极化的后果与各界精英的危机感

美国政治极化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知名大学教授、记者和战略分析人士的思考，他们撰写了以防止“内战”和“拯救”民主为题材的文章和著作，从2020年之后越来越多地被发表和出版。<sup>①</sup>虽然这些文字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夸大了问题的严重性，但它们的出现反映出美国的精英阶层、普通民众和公共舆论对这一议题的广泛关注。

第一，美国政治极化已经导致严重的政治和宪法危机，可能导致内战和民主的崩溃，同时社会分裂也削弱了其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和国际竞争力。著名历史学家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警告，美国正在走向自南北战争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和宪法危机，2024年前后很可能会发生更为严重的暴力事件，甚至可能会演变成为民主党和共和党占据的州之间发生内战的局面，导致民主的毁灭和联邦权力的崩溃。<sup>②</sup>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芭芭拉·沃尔特（Barbara F. Walter）认为，今天的美国已经非常接近于内战。但这种内战不同于1860年代的美国和1930年代的西班牙，它将以零星的暴力和恐怖行为开始，并通过社交媒体加速进程。<sup>③</sup>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卡拉·诺洛夫（Carla Norrlöf）认为，美国内部的社会分裂将会导致外交政策缺乏连续性，进而削弱其与其他国家进行竞争的能力。这种现象可以被称作伊本·赫勒敦陷阱（Ibn Khaldūn Trap）。<sup>④</sup>

第二，美国的民主制度正面临质量下降的威胁，表现为选举规则的改变、司

---

① 代表性著作参考 Tom Ginsburg, *How to Save a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0; Suzanne Mettler and Robert C. Lieberman, *Four Threats: The Recurring Crises of American Democracy*, New York, NY: St. Martin's Press, 2020; Haven Scott McVarish, *Last Chance to Save American Democracy*, New York, NY: 5Journeys Media LLC, 2020; James Beverley and Annette Johnson, *Evangelical Civil War: Mark Galli, Christianity Today and Donald Trump*, Concord, NC: Equal Time Books, 2020; Stephen Marche, *The Next Civil War: Dispatches from the American Future*, New York, NY: Simon & Schuster, 2022; Gary Hart, *The American Republic Can Save American Democracy*, Wheat Ridge, CO: Fulcrum Publishing, 2022; Jeff Sharlet, *The Undertow: Scenes from a Slow Civil War*, New York, NY: W. W. Norton & Company, 2023.

② Robert Kagan, "Our Constitutional Crisis is Already Here," *The Washington Pos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1/09/23/robert-kagan-constitutional-crisis/>.

③ Barbara F. Walter, *How Civil Wars Start: And How to Stop Them*, Danvers, MA: Crown, 2022, pp. 161 - 193.

④ Carla Norrlöf, "The Ibn Khaldūn Trap and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with Chin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44, no. 1, 2021, pp. 7 - 28.

法任命的党派化以及对选举结果的不认可等，这些趋势正在逐渐侵蚀民主生活中的规范。在“国会山暴乱”事件之后，尽管多数美国媒体借助“民主复原力”（democracy resilience）这一概念来规避问题，但实际上，美国的民主制度正在变得脆弱，这种趋势正在逐渐侵蚀民主生活中的规范。剑桥大学政治学学者罗伯特·斯特凡·福阿（Roberto Stefan Foa）认为，今天美国面对的主要威胁并不是民主制度的全面解体，而是民主质量的根本下降。即美国正在从相对“干净”的民主竞争模式转变为日益“肮脏”的民主竞争模式，具体表现为试图改变选举规则和竞选财务条例，进行基于党派利益的司法任命，修改关键立法程序，以及拒绝承认选举结果和干扰政府施政。准确地说，今天的美国处于这样一种趋势中，民主的正式制度并未出现倒退，但是民主生活中的规范正在受到侵蚀，这种现象可以被称为“民主解固”（democratic deconsolidation）。<sup>①</sup>

第三，美国政治极化已经导致国家面临着“新型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已故的美国前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生前撰写一本畅销书，警告法西斯主义对美国民主的威胁正在变得比以往更加阴险。<sup>②</sup> 有的知名媒体人提醒美国民众要充满警惕，以免重蹈1930年代和1940年代对法西斯采取绥靖政策的覆辙。<sup>③</sup> 理海大学副教授安东尼·迪马吉奥（Anthony DiMaggio）将“新法西斯主义”定义为美国的右翼保守主义寻求将源自欧洲的古典法西斯主义的极端主义价值观纳入美国社会主流的一种政治运动，他们与所谓“另类右翼运动”（Alt-right movement）等团体进行合作，用仇外、厌女等现代性的理念包装其反动观点。与“二战”之前的传统的法西斯主义国家不同，美国的新法西斯主义表现为拒绝尊重法治和民主规范，宣扬白人至上主义和种族主义。今天的美国已经混合了新自由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元素。<sup>④</sup>

第四，美国的政治极化与民主争议不仅引起邻国和盟友的关注和担忧，也对其他国家产生示范效应，影响其政治走向。有趣的是，美国的邻国加拿大愈加关

① Roberto Stefan Foa and Yascha Mounk, “America after Trump: from ‘Clean’ to ‘Dirty’ Democracy?” *Policy Studies*, vol. 42, no. 5–6, 2021, pp. 455–472.

② Madeleine Albright, *Fascism: A Warning*, New York, NY: Harper Collins, 2018, pp. 225–240.

③ Francis Wilkinson, “Biden’s Warning About Democracy Will Go Unheeded,” *Bloomberg*, <https://www.bloomberg.com/opinion/articles/2022-11-03/biden-speech-on-democracy-necessary-but-probably-ineffective>.

④ Anthony DiMaggio, *Rising Fascism in America*, New York, NY: Routledge, 2021, pp. 5–7.

注美国国内政治的极化，他们担心美国的政治混乱和“民主崩溃”会对加拿大造成影响，正在严肃地思考应该如何未雨绸缪以及一旦美国发生内战之后应该怎么做。<sup>①</sup> 英国《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西蒙·库珀（Simon Kuper）担心美国的政治极化会蔓延到英国，毕竟两国采取的都是赢者通吃的选举制度。<sup>②</sup> 更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民主制度运作过程中出现的争议事件，正在对其他国家形成示范效应，进而反过来对美国自身造成影响。例如，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相互效仿，在本国总统选举结束之后拒绝接受选举结果。<sup>③</sup> 拜登政府曾经对2022年巴西大选中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表现得较为敏感，这显然说明美国民主的“灯塔”正在变得暗淡，对外界变化的脆弱性正在上升。

美国精英的反思和自省是其文化的一部分，这种特质在面对社会和政治危机时尤为明显。美国的精英阶层有时会通过夸张的方式展现国家所面临的危机，目的是唤醒公众的意识，动员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把握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sup>④</sup> 值得注意的是，渲染美国民主制度危机的现象，有时也是政治人物竞选策略的一部

---

① Thomas Homer-Dixon, “The American Polity is Cracked, and Might Collapse, Canada Must Prepare,” *The Globe and Mail*, <https://www.theglobeandmail.com/opinion/article-the-american-polity-is-cracked-and-might-collapse-canada-must-prepare/>; Robert Danisch, “Canada Should be Preparing for the End of American Democracy,” *The Conversation*, <https://theconversation.com/canada-should-be-preparing-for-the-end-of-american-democracy-176930>; Ira Wells, “How an Unstable US Threatens Canada’s National Security,” *Walrus*, <https://thewalrus.ca/how-an-unstable-us-threatens-canadas-national-security/>; Crawford Kilian, “Should Canada Brace for a Second US Civil War?,” *The Tyee*, <https://theyee.ca/Analysis/2022/07/26/Should-Canada-Brace-Second-US-Civil-War/>.

② Simon Kuper, “How Foreign Intervention Can Save US Democracy,” *Financial Times*, <https://www.ft.com/content/4c94809e-0b27-11ea-bb52-34c8d9dc6d84>.

③ Nicholas Zimmerman and Roberto Simon, “Brazil’s Election: A Looming Crisis for Washington,” *Americas Quarterly*, <https://americasquarterly.org/article/brazils-election-a-looming-crisis-for-washington>.

④ 也有很多学者指出，政治极化并不一定是坏事情。他们认为，政治两极分化有助于提升公民参加投票和政治运动的积极性，有助于打破不良现状，同时有利于为民众提供多元化的政策选择，使得最终产生有效、稳定的政府，并且提高国家竞争力。参见 James E. Campbell, *Polarized: Making Sense of a Divided America*.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Feng Shi, Misha Teplitskiy, Eamon Duede, and James A. Evans. “The Wisdom of Polarized Crowds.” *Nature Human Behaviour*, vol. 3, no. 4, 2019, pp. 329 – 336; Douglas R. Pierce, and Richard R. Lau, “Polarization and Correct Voting in U. S. Presidential Elections,” *Electoral Studies*, <https://doi.org/10.1016/j.electstud.2019.102048>. 任剑涛教授指出，美国今天的政治极化，是现代国家运行的政治周期性表现，而不意味着美国政治终结或者美国衰落。今天美国的各种冲突，与1960年代的社会运动以及19世纪的南北战争比起来，其政治极化程度依然相差甚远。参见任剑涛《周期性与终结性：美国政治极化的两种论断》，《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年第6期，第14—25页。赵可金教授指出，所谓的美国政治极化只是一种错觉，如果将美国政治趋势放在百年变局的大棋局中理解，就会发现美国政治的发展趋势是日益走向保守化，而非走向极化。参见赵可金、史艳《极化还是保守化——冷战后美国政治保守化运动及其根源》，《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10期，第32—38页。

分。拜登和特朗普的竞选话语在策略上有相似之处，他们都试图从不同的角度突出美国面临的危机，以吸引更多选票。特朗普声称美国正在衰落，因此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拜登则警告美国民主正处于危险之中，将自己比作罗斯福，将特朗普比作法西斯和“对民主的威胁”。有媒体称特朗普将发动“政变”，试图将美国转变为一个“威权主义”国家。然而，拜登渲染民主遭遇的威胁实际上是一种争取选票的杠杆手段。事实上，在共和党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中，民主党花费了数百万美元的广告费，试图让特朗普支持的国会议员候选人获胜。<sup>①</sup>

## 二 中间政治路线：革新还是复辟？

很多美国政治学者和媒体精英不约而同地将中间政治路线视为实现去极化的必然路径。这是因为，中间派政治力量更加重视民主原则，这个群体的成员一般隶属于某个党派，但不会因为党派利益而盲目站队，而是会制衡本党推举出的具有极化政治倾向的候选人。<sup>②</sup> 具体来说，中间政治路线可以有四种方案，分别是以民主党为主导的政治改革、民主党与共和党温和派组成联合政府、成立第三党以及共和党内部进行重组。

### （一）以民主党为主导的政治改革

民主党的党纲中提出了一系列改善美国民主制度的倡议，包括扩大公民投票权，实现一人一票原则，反对限制移民和有色人种的投票权。他们认为选区划分的不公正扭曲了民主，因此呼吁制定措施结束联邦选举中的不公正选区划分。同时，民主党指责俄罗斯对美国选举的干预，主张堵住外国势力秘密影响国会和联邦政府决策的漏洞。此外，民主党认为联邦最高法院对美国民主的倒退负有责任，因为法院充斥着不合格的、有党派偏见的法官，服务于富人和共和党的利益，因此呼吁对法院进行结构性改革以提高透明度和问责制。<sup>③</sup>

---

① Ross Douthat, “Does Biden Really Believe We Are in a Crisis of Democracy?”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22/09/03/opinion/joe-biden-democracy-crisis.html>.

② Milan W. Svobik, “Polarization Versus Dem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30, no. 3, 2019, pp. 20 – 32.

③ Anonymous, “Restoring and Strengthening Our Democracy,” *The 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 <https://democrats.org/where-we-stand/party-platform/restoring-and-strengthening-our-democracy/>

民主党人中,最深刻地论述去极化路线的思想家,当属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他认为,目前而言,改革美国的政治制度、修改选举法、成立第三政党,以及自上而下地从社区层面促进两党之间的互信,这些主张都缺乏可操作性。美国摆脱政治极化的最有可能的方式是在下一次选举中,某一个政党决定性地赢得国会两院和总统职位的控制权,并且在接下来的两到三个选举周期中连续执政。他认为今天的美国可以借鉴 19 世纪末的政治经验,当时美国也曾经因社会经济变革而引发民粹主义运动,因移民涌入而导致本土主义者的反对。从 1876 年到 1896 年,两党在国会和总统选举中势均力敌。但从 1896 年开始,共和党在接下来的 16 年里一直保持着对国会和总统职位的控制权,这使得改革成为可能。据此,福山认为,如果今天两个政党中的任何一个采取中间主义的政策,并且使用温和的言辞,那么美国的政治改革就可以实现。鉴于共和党已经彻底被极端势力俘虏,它无法孕育出具有广泛吸引力的中间派愿景,因此只有民主党可以承担上述重任。<sup>①</sup>

福山认为,对于民主党来说,中间主义路线比极端主义路线更有可能吸引到选民。例如,在 2020 年总统选举中,很多人投票支持特朗普其实是因为他们反对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 2020 年选举中,很多保守派拒绝投票支持特朗普,但他们也反对民主党的极端政策。左翼进步主义的文化政策其实不得民心,说服摇摆州的中间派和独立选民会更有助于民主党在选举中获胜。最终,如果民主党人能通过上述方式持续地赢得选举,那么共和党人就将会不得不摆脱特朗普,不再采取极端主义的路线。<sup>②</sup>

然而,福山提出的“去政治极化”的系统方案,恐怕暂时难以付诸实践,至少在理论层面显得过于理想化。首先,19 世纪末美国政治极化的程度无法与今天相比,当时白人占美国总人口的比例介于 80% 和 90% 之间,而今天已经跌破 60%。今天美国的种族矛盾已经超过以往任何时期,白人群体的危机感是空前的,很多人愈加痛恨全球化、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这使得特朗普的以种族身份为中心的动员策略非常有效。

其次,某一个政党实现完全执政的情况最近并不少见,每位总统刚刚上台的

---

① Francis Fukuyama, “Paths to Depolarization,” *Persuasion*, <https://www.persuasion.community/p/fukuyama-paths-to-depolarization>.

② Francis Fukuyama, “Paths to Depolarization,” *Persuasion*.

前两年都会同时控制国会两院。不过，任何一个党派最多只能在国会两院中处于微弱优势地位，双方在各种议题上难免会进行必要的妥协，使得执政党的很多政治议程无法实现。而且，一党完全执政的局面不太可能长期持续，一般而言，在每次中期选举时，国会的政治力量对比会发生改变。另一个党派的总统赢得下一次选举后，往往会推翻前一任的很多政策。

再次，今天美国的种族矛盾、阶级矛盾空前激化，中间主义的政策不能为占人口多数的群体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当一个政党认为极化的政治主张可以得到更多选民的支持，另一个政党也将会不得不向极端主义妥协。福山的建议适合于美国的长远利益，但美国的政客大多是短视的，他们只关心自己能否上台，而不会考虑国家的长远利益。虽然民主党不如共和党更加极化，但它的总统候选人不得不考虑本党内部强大的进步主义力量的利益诉求。美国广大民众早已对两党建制派的中间路线不满，他们痛恨外交政策干预主义和放任经济学，而福山却主张回到中间路线，这无异于缘木求鱼。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福山混淆了过程与结果，使得他的论述出现了明显的逻辑谬误。假如民主党真的可以在未来的两到三个选举周期中连续和全面执政，也就是在8至12年间同时掌控国会两院和行政系统，那么这种情况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美国民众已经达成高度共识，极化问题本身已经不复存在，因此也就没有必要讨论如何消除它。

## （二）民主党与共和党温和派组成联合政府

两党有人提议，通过合作共同遏制特朗普主义。共和党内部的新保守主义者指的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对民主党不满从而加入共和党的群体，主要是天主教徒和南方白人的一部分。他们在两党意识形态之间摇摆，“老异端”和“新异端”现在找到了共识。<sup>①</sup>

民主党一些人对于这个设想尤其感兴趣。美国知名媒体人、《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希望两党温和派组建一个跨党派的政治联盟，共同阻止特朗普东山再起。鉴于共和党已经不再致力于按照民主规则行事，民主党可以尝试与共和党内的温和派领袖进行合作。虽然这是一种权

---

<sup>①</sup> Ed Kilgore, “Have ‘Never Trumpers’ Become a Democratic Faction?” *Intelligencer*, <https://nymag.com/intelligencer/2020/05/have-never-trumpers-become-a-democratic-faction.html>

宜之计的去极化方式，但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拯救民主制度，避免美国重蹈当年的德国、西班牙和智利的覆辙，因此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温和派应该暂时搁置很多政治目标。2024年拜登可以选择共和党内部的反对特朗普的女性政治人物作为竞选搭档，如莉兹·切尼（Liz Cheney）、丽莎·穆尔科斯基（Lisa Murkowski）；如果民主党提名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作为候选人，那么她可以考虑与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合作。只需要让5%或10%的共和党人离开特朗普即可确保这个联盟在选举中获胜。<sup>①</sup>

不过，弗里德曼的观点一经发表，就在社交媒体上引发讽刺，不少评论认为这种观点无法操作。弗里德曼认为民主党可以效仿2021年以色列八党联盟击败内塔尼亚胡的经验。但实际上以色列和美国的政体和选举制度完全不同，而且这个联盟仅仅执政一年的时间，内塔尼亚胡很快卷土重来。有人指出，共和党内部的反特朗普派并没有太多追随者，如果拜登2024年与反对合法堕胎的切尼组成竞选搭档，那么民主党的吸引力将会下降，这种策略给民主党带来的不利影响将会抵消甚至超过与共和党温和派进行合作带来的好处，切尼不会在大选中帮拜登赢得任何一个摇摆州。<sup>②</sup>切尼或许可以帮拜登赢得一些共和党选民的支持，但民主党可能要向共和党的立场作出让步，这会导致民主党内的进步主义者感到不满，他们可能会选择不投票以表达反对。<sup>③</sup>另一种可能是民主党拒绝向共和党温和派让步，但这将会使得双方的合作没有任何意义。

此外，共和党中的温和派与民主党之间仍然存在较大的政治理念差异，双方合作未必顺利。其实，这种两党合作的例子在历史上并不是没有。1864年，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的连任前景并不乐观，因此选择提名原本是民主党人的安德鲁·约翰逊（Andrew Johnson）作为副总统候选人。虽然林肯因此而获得连任，但后来约翰逊与国会共和党议员分歧较大，以致遭到弹劾。又如，2004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克里（John Kerry）曾经邀请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组成竞选搭档，但被拒绝。2008年，共和党有人建议麦凯恩选择民

---

① Thomas L. Friedman, "Biden-Cheney 2024?"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22/01/11/opinion/democratic-ticket-liz-cheney-2024.html>.

② Ed Kilgore, "A Joe Biden-Liz Cheney 2024 Ticket Won't Save America," *Intelligencer*, <https://nymag.com/intelligencer/2022/01/joe-biden-liz-cheney-2024-ticket.html>.

③ Hayes Brown, "Biden-Cheney 2024 Would be a Terrible Idea. Just Ask Abe Lincoln," *MSNBC*, <https://www.msnbc.com/opinion/biden-cheney-2024-would-be-terrible-idea-just-ask-abe-n1287532>.

主党人担任副总统候选人，但也没有实现。而且，切尼、穆尔科斯基等人的政治影响力比较小，与当年的约翰逊、麦凯恩、克里无法相比，她们对民主党的帮助只能是杯水车薪。而那些在共和党内部有影响力的人，大多并未与特朗普做对，他们或许认为目前的极化状态最有利于他们的个人政治利益以及共和党的整体利益。

弗里德曼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说，“我很清楚这是很难实现的，因为这种跨党派的合作在现代历史上没有先例。然而，我仍然认为它值得尝试，因为今天我们濒临民主的瓦解，这也没有先例。只有这样做才可以战胜民主遭遇的威胁，不这样做将会导致民主国家的死亡”<sup>①</sup>。然而，弗里德曼的主张本身具有强烈的精英中心主义思维。特朗普代表的政治势力的崛起，并不是因为美国民众对某一个党派不满意，而是因为他们憎恶精英主导的选举规则。中间主义注定得不到美国最广大民众的支持，这是因为中间主义就是在维护资产阶级与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他们拒绝进行改革。此外，虽然拜登在2024年3月正式向共和党温和派选民发出呼吁，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但他没有在任何议题上承诺对共和党做出让步。<sup>②</sup>

有学者区分了被动的和主动的两种去极化的方式。被动去极化指的是中间派彼此之间相互妥协和联合，共同击败极端的政客，但不改变一个国家现有的政治生态格局，也不试图从长远着手缓解导致政治极化的真正社会矛盾。上述弗里德曼的建议，就属于被动去极化。这种方式可以实现精英之间的短暂共识，但是将会掩盖那些潜在的社会问题。一旦极化再次出现，那么民主的复原能力就会受到威胁。此外，如果中间派之间的妥协和联合并没有实现预期目标，那么极端的政治力量就会获得更多合法性。<sup>③</sup>与之相比，主动去极化指的是重建选民之间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通过积极的情感诉求来感动选民、化解分歧，以进一步向左右两边挤压极化群体的数量，使得极端的政客难以赢得选举。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市长选举和匈牙利布达佩斯市长选举中，反对派成功使用了上述策略，而美

---

① Thomas Friedman, “Biden-Cheney, Harris-Romney or Klobuchar-Cheney in 2024?,” *The Mercury News*, <https://www.mercurynews.com/2022/01/13/friedman-biden-cheney-harris-romney-or-klobuchar-cheney-in-2024/>.

② Martin Pengelly, “‘Join us’: Biden Campaign Urges Haley Supporters to Turn against Trump,”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4/mar/29/biden-campaign-ad-nikki-haley-supporters>.

③ Murat Somer, Jennifer L. McCoy, and Russell E. Luke, “Pernicious Polarization, Autocratization and Opposition Strategies,” *Democratization*, vol. 28, no. 5, 2021, pp. 929–948.

国则尚未有类似的实践经验。<sup>①</sup>

### (三) 成立第三党

最近几年,一些政客希望通过成立第三党的方式,推动消除政治极化。这种理念确实有一定的民意基础。根据美国民调公司盖洛普的数据,20年前超过一半的美国选民认为两党制可以有效代表民意。但到了2021年,只有33%的选民认可两党制,已经有超过60%的美国选民认为需要成立一个第三政党来进行补充。<sup>②</sup>2022年哈佛大学美国政治研究中心的一个民调机构发现,58%的受调查者表示,如果2024年的总统候选人依然是拜登和特朗普,那么他们会考虑投票给温和的独立候选人。<sup>③</sup>第三党的潜在支持者,一般是中间主义者、温和派,以及受过良好教育的群体。曾经试图参加2020年总统大选的民主党华人杨安泽(Andrew Yang)和前新泽西州州长、共和党人克里斯蒂娜·惠特曼(Christine Todd Whitman)联手组建了“前进党”(Forward),宣称以中间道路为特征。尽管该党的力量非常小,但他们敢为人先,已经在美国政坛和社会引起积极反响。在即将到来的2024年大选中,第三党或者“无标签候选人”可能会获得空前的影响力,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小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 Jr.)。

不过,第三党仍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不太可能改变美国民主政治和现行两党政党制度的弊端。首先,只改革政党制度而不改革选举制度,这种努力将会是徒劳的。两党制本身是小选区制和选举人制的产物,第三党不太可能在这种选举制度下生存。美国宪法和选举制度的设计者,就是为了避免出现多党林立的局面。例如,历史上美国总统选举中经常出现第三候选人,但成绩总是让人失望。1992年,美国科技大亨罗斯·佩罗(Ross Perot)以第三候选人身份竞选总统,他获得了18.9%的普选票,但没有获得任何选举人票。

其次,美国现在的选民基础是偏向于两极的,美国民众的利益诉求结构并不利于温和派在选举中获得胜利。白人右翼分子或民族保守主义者、左翼桑德

---

<sup>①</sup> Jennifer McCoy, and Murat Somer, “Overcoming Polariz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32, no. 1, 2021, pp. 6–21.

<sup>②</sup> Jeffrey M. Jones, “Support for Third U.S. Political Party at High Point,” *Gallup*, <https://news.gallup.com/poll/329639/support-third-political-party-high-point.aspx>.

<sup>③</sup> Monthly Harvard CAPS-Harris Poll, [https://harvardharrispoll.com/wp-content/uploads/2022/08/HHP\\_July2022\\_Crosstabs.pdf](https://harvardharrispoll.com/wp-content/uploads/2022/08/HHP_July2022_Crosstabs.pdf).

斯派的支持者依然占据相当大的比例。两党其实并不缺少中间派的政治力量，但这些中间派为了赢得选票不得不对极化的政治立场采取默许态度。而且，新的政党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培育和发展，并不能解决当下面临的问题。即使第三党已经发展成熟，仍然会有采取中间偏右还是中间偏左道路的争论，这将会将选票分割。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无论是民主党的分析人士还是共和党的反特朗普派都意识到，第三党可能会导致一种危险的后果，即民主党阵营的分裂以及选票被分割，使得共和党右翼成为受益者，反而加剧极化。这是因为，根据盖洛普的民调，目前民主党选民中有一半的人认为自己是温和派，而共和党选民中只有四分之一认为自己是温和派，上述数字从2017年之后一直维持稳定。<sup>①</sup> 类似地，有人估计，民主党内部中左翼和极左翼的比例是7:3，而共和党内部极右翼和中右翼的比例是8:2，这个结构使得第三党难以超越特朗普的影响力。<sup>②</sup> 此外，特朗普派内部有更为强大的凝聚力，2021年初特朗普本人与共和党建制派的关系一度紧张，但他以威胁组建第三党的方式迫使建制派做出让步。

#### （四）共和党内部进行重组

由于共和党已经高度极化，共和党很少有人反思美国民主面临的问题，但是很多政客和学者经常写文章告诉共和党人应该怎么做。罗伯特·卡根曾经为两党总统候选人担任外交政策顾问。他认为，挽救美国民主制度的关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共和党内部的反特朗普的国会议员，如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和本·萨斯（Ben Sasse）。这些共和党人应该扮演合法反对派的角色，维护美国的宪法。他们可以在国会组建一个国家团结联盟，唯一的目的是拯救合众国。他们与民主党的合作可以严格限制在与宪法和选举有关的事务上，或者与民主党在一系列关键问题上达成临时的管理共识，例如政府支出、国防和移民政策，搁置一部分斗争，专注于在更重要和更紧迫的事务上维护美国的利益。只有他们牺牲自己的一部分政治利益，不再犹豫不决，才有可能防止美国的民主在2024年崩溃

---

① Lydia Saad, "U. S. Political Ideology Steady; Conservatives, Moderates Tie," *Gallup*, <https://news.gallup.com/poll/388988/political-ideology-steady-conservatives-moderates-tie.aspx>.

② Perry Bacon Jr., "The U. S. has Four Political Parties Stuffed into a Two-party System. That's a Big Problem," *The Washington Pos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2/03/08/americas-four-party-system/>.

和毁灭。与此同时，民主党人也应该团结和争取共和党人内部的“绝不支持特朗普”(Never Trump)一派，在一些不必要的议题上停止或推迟斗争。<sup>①</sup> 哈佛大学的两位政治学家史蒂文·莱维茨基(Steven Levitsky)和丹尼尔·齐布拉特(Daniel Ziblatt)认为，当下要务是建立一个民主的护栏，以避免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不信任和不容忍。在极化的社会中，一方的边缘政策往往会引发对方的报复性反应，这反过来又会导致更加强硬的策略。这一过程会像滚雪球一样，直到竞争对手互相认为对方不合法，从而导致某种反民主的力量的出现，使得健康的竞争变得不可能。尤其关键的是，为实现上述目标，共和党需要被重建，可以参考“二战”结束后德国人在纳粹主义的废墟上组建中右翼政党的历史。<sup>②</sup> 奥尔布赖特认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西斯在欧洲国家的崛起，是因为左翼力量和社会民主党的软弱，但更主要是因为保守派对法西斯的纵容。保守派误以为他们可以控制法西斯主义并利用其民众的支持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因此，今天的美国共和党有较多责任，他们应该意识到民主面临的危险，绝不能被特朗普支持者的狂热所蒙蔽。<sup>③</sup>

2022 年中期选举结束之后，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在共和党内部的支持度持续上升。有人认为，德桑蒂斯的崛起以及他对特朗普影响力的取代有可能会改善共和党内部的政治生态。例如，他在佛罗里达州推行的堕胎权政策，照顾了两党选民的利益，被认为有助于促进共识。此外，德桑蒂斯愿意遵守美国政治中的游戏规则，他的行为均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之内。他没有特朗普那样的性格缺陷，能够区分个人利益和公众利益，也从未试图推翻公平选举的结果，也从未宣称要废除民主制度。<sup>④</sup>

不过，德桑蒂斯在共和党内部的影响力似乎只是昙花一现。从 2023 年 5 月起，德桑蒂斯的支持率逐渐降低，特朗普则在共和党内取得了绝对优势。德桑蒂

---

① Robert Kagan, "Our Constitutional Crisis is Already Here," *The Washington Pos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1/09/23/robert-kagan-constitutional-crisis/>; 针对“绝不支持特朗普”一派的学术研究，参见 Lauren R. Johnson, Deon McCray, and Jordan M. Ragusa. "NeverTrump: Why Republican Members of Congress Refused to Support Their Party's Nominee in the 2016 Presidential Election," *Research & Politics*, vol. 5, no. 1, 2018, <https://doi.org/10.1177/2053168017749383>.

② Steven Levitsky and Daniel Ziblatt, *How Democracies Die*, New York, NY: Crown, 2018, pp. 204–232.

③ Madeleine Albright, *Fascism: A Warning*, pp. 207–224.

④ Seth Moskowitz, "DeSantis Is Less Bad for Democracy Than Trump," *Discourse*, <https://www.discoursemagazine.com/politics/2022/08/02/desantis-is-less-bad-for-democracy-than-trump/>.

斯的理性路线，事实上并没有被多数党内选民接受，他最终在 2024 年 1 月宣布退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初选。此外，共和党内部还出现了一位比特朗普还要极端的政客，即年仅 38 岁的维韦克·拉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此人擅于煽动阴谋论，支持特朗普的“选举舞弊”叙事，使用比特朗普更加恶毒的话术来攻击民主党和共和党建制派，甚至直接煽动暴力。未来共和党可能会变得更加激进。正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系前系主任保罗·皮尔森（Paul Pierson）和讲席教授埃里克·希克勒（Eric Schickler）指出，今天的共和党内部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制衡极端主义和反民主的势力，并且这些势力得到了各种利益集团、右翼媒体和福音派宗教势力的支持。这种部落主义将会使得美国比其他西方国家更容易进入民主倒退的时代。<sup>①</sup>

总之，上述四种实现“去政治极化”的方案，其实都是天方夜谭。中间主义和温和路线的鼓吹者，本质上就是既得利益者和不平等分配制度的维护者，他们不希望解决任何问题，也从未有效回应选民诉求。在过去 15 年里，美国民众一直想要摆脱原有的政治路线，他们绝不希望看到旧的政治格局的复辟。此外，在税收增减、枪支管控、堕胎权、性少数群体权利保护这四个关键议题上，两党建制派之间的分歧要大于党派内部建制派与民粹派之间的分歧，也就是说党内团结对于获得选票的意义要大于两党中间温和派之间的团结的意义。在国会中，两党的建制派更多地寄希望于团结本党议员而非对方党派的议员，两党建制派不太可能合二为一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

### 三 宪制改革：激进路线是否可行？

上一部分讨论的是政党制度和政党合作如何防止政治极化，这一部分梳理的是一些精英提出的激进的方案，主要指在宪制层面的改革。具体包括制定新宪法以制约总统和最高法院的权力，削弱总统权力或者将总统制改为议会制，以及将美国分成两部分并分别保证民主制度的持续运作，等等。不过，这些激进的宪制改革方案，大多是老生常谈和空想。

---

<sup>①</sup> Paul Pierson, and Eric Schickler, “Madison’s Constitution Under Stress: A Developmental Analysis of Political Polarization,”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3, 2020, pp. 37 – 58.

## (一) 制定新宪法?

西蒙·库珀(Simon Kuper)认为美国应该制定一部新的宪法。他认为美国或许可以借鉴阿富汗模式,通过支尔格大会(Loya Jirga)即大国民会议的方式,开展一次全国对话,将所有的政治力量汇聚在一起,最终起草一部新宪法,取代1787年的宪法,建立美利坚“第二共和国”。新宪法应该有效制约总统的贪腐行为,并且废除他对最高法院法官的提名权。此外,美国的选举制度不应该是赢者通吃,而是应该允许政党组建联盟。<sup>①</sup>

不过,美国现在的当务之急并不是制定新宪法,而是保卫现行的宪法运行有效且不被颠覆。在西方学界中,很早就有关于民主防卫的研究,即如何防止有人试图通过民主方式颠覆民主政体,以及防止有人通过动员极化力量颠覆主流的温和政治。这个问题涉及到政治学、哲学和法学学科,但一般是德国学者和德裔学者在从事这个研究,因为20世纪的德国历史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最早的相关学者是美国的德裔学者卡尔·罗文斯坦(Karl Loewenstein),他一直致力于研究如何使得“二战”之后的德国避免重蹈魏玛共和国的覆辙,包括动员一国内部的力量以及团结其他国家的力量共同防止法西斯力量的复辟,尤其是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通过不太民主的方式实现民主的目的。后来他也关注法国、阿根廷的案例,发展了与之相关的比较政治学理论。<sup>②</sup> 菲利普·戈尔斯基(Philip S. Gorski)和塞缪尔·佩里(Samuel L. Perry)认为美国民主问题的根源在于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他们认为,美国民主的未来将取决于美国人能否组建一个统一战线,涵盖从民主社会主义者到古典自由主义者的广泛民众,共同对抗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者。<sup>③</sup>

## (二) 削弱还是扩大总统的权力?

有人将美国今天的各种政治问题归咎于总统制。他们认为,美国总统权力过

---

<sup>①</sup> Simon Kuper, “How Foreign Intervention Can Save US Democracy,” *Financial Times*, <https://www.ft.com/content/4c94809e-0b27-11ea-bb52-34c8d9dc6d84>.

<sup>②</sup> Karl Loewenstein, “Political Systems, Ideologies, and Institutions: The Problem of Their Circulation,”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6, no. 4, 2016, pp. 689–706; Karl Loewenstein, “The Presidency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A Study in Comparativ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11, no. 3, 1949, pp. 447–496.

<sup>③</sup> Philip S. Gorski and Samuel L. Perry, *The Flag and the Cross: White Christian Nationalism and the Threat to American Democracy*,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2, pp. 103–130.

大以及总统对行政团队成员的绝对任命权力，是导致各种政治争议的重要原因。赢者通吃的选举规则增加了党派之间的恶性极化竞争并助长了极端主义行为。相关的讨论由来已久。有人曾建议美国效仿瑞士，用一个多人组成的委员会取代总统的权力，委员会采取轮值主席制，成员由两党分别进行推选。<sup>①</sup> 美国奇点大学的教职员黛安·弗朗西斯（Diane Francis）建议削弱总统的权力，采取议会制，理由是议会制国家通常不太容易陷入僵局，因为行政和立法部门合为一体，内阁成员来自议会。如果议会不信任内阁，那么随时可以立即举行选举，不会出现总统制国家那种国会拒绝批准预算而导致政府停摆的情况。此外，在总统制国家，在两次选举之间选民的利益往往被忽视，而议会制国家不会出现这种情况。<sup>②</sup>

然而，削弱总统权力可能会导致更多的社会问题。今天美国的一个事实是，各种群体的利益诉求差异极大。在这种情况下，议会制将会导致内阁的极度不稳定，无法连贯施政。斯坦福大学教授特里·莫（Terry M. Moe）和芝加哥大学教授威廉·豪威尔（William Howell）写了一篇深刻的文章，认为要想避免美国的民主遭到特朗普式人物的威胁，美国要做的恰恰是在某些方面有选择性地加强而不是削弱总统的权力，尤其是总统的立法权力。这是因为，国会很难有效地解决国家利益问题，它一直是地方特殊利益政治的堡垒，这为民粹主义者掌握权力提供了便利。同时，也需要对总统权力进行必要的限制，包括限制总统对执法和情报系统官员的任命权、取消宪法赋予总统的赦免权、更加严格地监督总统的商业活动，等等。<sup>③</sup>

还有一点很重要，即今天美国的实力正在呈现相对下降的趋势，美国对国际事务的控制力也正在减弱。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需要做的是加强总统权力，以提高行政效率，更好地应对大国竞争，从而维护美国的霸权利益。从“二战”期间到现在，美国总统的权力一直在集中和扩大，今天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总统。因此，如何平衡分权和集权两种需要，是美国政治面临的一个困难。

---

① Barbara W. Tuchman, “Should We Abolish the Presidency?”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1973/02/13/archives/should-we-abolish-the-presidency.html>.

② Diane Francis, “Parliament Over Presidents,” *The American Interest*, <https://www.the-american-interest.com/2019/10/18/parliament-over-presidents/>.

③ Terry M. Moe and William Howell, “Why the President Needs More Power,” *Boston Review*, <https://www.bostonreview.net/articles/terry-m-moe-william-howell-founders-fatal-flaw/>.

### (三) 将美国分裂成为两部分?

将美国分裂成为两部分以一劳永逸消除极化的想法，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但是现在越来越被严肃地讨论。媒体人斯蒂芬·马尔凯（Stephen Marche）认为，今天美国的问题已经病入膏肓，任何一种政策都无法促进共识，政治体系中的合法性危机不可能通过选举来解决。最终美国只能面临两个结局，一个是暴力和内战，另一个是合众国走向终结和分裂。相比较而言，后者会较好一些，因为分裂之后的两个部分依然可以继续采取民主制度。此外，得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将会最先脱离合众国。<sup>①</sup> 雪城大学教授瑞安·格里菲斯（Ryan Griffiths）认为，“从长远来看，美国不会避免分裂，分裂并不意味着美国的失败，因为这在西方国家已经成为一种普遍性的政治趋势”<sup>②</sup>。华人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也曾经在一次讲座中提到，今天的两党已经对一些基本的客观事实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这意味着双方不存在交流和相互理解的可能性，更不可能通过协商和妥协来缓解分歧。因此，民主党人集中的区域应该和共和党人集中的区域分道扬镳，而且这种趋势已经开始了。<sup>③</sup> 美国前劳工部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认为，今天的美国并未发生内战，而是正在经历一种良性分离。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希望与认同他们政治价值观的人生活在一起，因此未来的美国将会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年轻人为主的、族群多元化的城市，另一部分是老年人为主的、白人占主导地位的农村。双方在大多数事情上分道扬镳，但在国防和货币政策方面保持联系。<sup>④</sup>

上述观点确实有一定的民意基础。弗吉尼亚大学政治研究中心的民调数据显示，大约 41% 的支持拜登的选民和 52% 的支持特朗普的选民至少在某种程度上

---

① Stephen Marche, *The Next Civil War: Dispatches from the American Future*, New York, NY: Simon & Schuster, 2022, pp. 175 – 224. 有的学者研究了得克萨斯州分离运动（Texit）的政治话语，认为得克萨斯分离主义者将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两种话语进行了结合，他们认为自己恰恰是在维护美国的传统价值观。详见 Roi Pérez-Boquete, and Gabriel G Bello, “When Nationalism Beats Populism: The Secessionist Movement in Texas,”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vol. 29, no. 2, pp. 528 – 545.

② Ryan Griffiths, “Secession and the Invisible Hand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0, no. 3, 2014, pp. 559 – 581.

③ 黄亚生：《如果选举不能修补崩溃的共识，美国就应该一分为二》，财新网，<https://huangyasheng.blog.caixin.com/archives/191992>。

④ Robert Reich, “The Second American Civil War is Already Happening,”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2/may/11/second-american-civil-war-robert-reich>.

同意美国应该分裂成为蓝色和红色两个共和国。<sup>①</sup>然而,《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的编辑里奇·洛瑞(Rich Lowry)发出警告,认为试图将美国一分为二的想法是危险的。美国的分裂将会立即削弱其力量,使得美国经历苏联解体那样的命运。此外,将美国这个广阔的市场分割开来,那么将会造成严重的经济后果。更重要的是,美国现有的130万武装人员和3800枚核弹头将会如何处理,也将成为难题。<sup>②</sup>

## 四 对选举制度的结构性改革——可能实现的方案

激进的宪制改革可能会引起更多的争议和更激烈的政治斗争,因此也有一部分美国精英建议选择成本较低的路径,在宪法框架之内进行去极化的政治改革。他们认为,只需要改革选举制度、完善政治规则,就可以治愈这个分裂的政治体系。前面提到的中间道路,更多的是寄希望于劝说政客之间和睦相处,但事实上只有通过选举制度进行结构性改革,才可以真正改变政客们的动机和偏好。幸运的是,美国宪法为自上而下的改革提供了可能,宪法第一条第四节授予每个州制定国会议员选举规则的权力。

### (一) 各州取消国会议员选举党内初选的尝试

胡佛研究所和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著名民主化问题研究学者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认为,在国会议员选举中,应该取消党内初选这个程序,因为通过党内初选而提名的候选人往往差强人意,以至于每两年11月的议员选举的投票率总是非常低。他给出的建议是初选时不要划分党派,选民可以在选票上按照偏好顺序将4—5名候选人排列,而不是只投票给一个人。在每个选区中,某个候选人获得绝对多数即可自动胜出。如果没有人获得绝对多数,那么得票数最少的人将会被淘汰。如果有的选民将此人排在第一位,那么这张选票将转移到第二选择。这个过程可以一直重复,直到有的候选人获得超过50%的选票。这

---

<sup>①</sup> UVA Center for Politics, <https://centerforpolitics.org/crystalball/articles/new-initiative-explores-deep-persistent-divides-between-biden-and-trump-voters/>.

<sup>②</sup> Rich Lowry, "A Surprising Share of Americans Wants to Break Up the Country. Here's Why They're Wrong," *Politico*, <https://www.politico.com/news/magazine/2021/10/06/americans-national-divorse-theyre-wrong-515443>.

种选举模式还有一个重要好处,即有利于温和派人士当选,实用主义、灵活性和妥协精神将受到鼓励,极化路线将会被选民抛弃。<sup>①</sup>

实际上,在2018年缅因州的国会中期选举以及2022年的阿拉斯加州和内华达州的中期选举中,上述观点已经被尝试实践。例如,在阿拉斯加的众议员和参议员竞选中,候选人不分党派。选民也不需要多次投票,只须按照偏好顺序投一次票。结果是两党之间的合作壁垒降低,参议员和众议员从消极党派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sup>②</sup>不过,上述改革试验是否会长期保持良性的模式,以及能否推广到人口数量较多的州,目前仍然是未知数。接下来纽约州、马萨诸塞州也可能会推广该模式。

## (二) 对国会本身进行改革

另一种改革的设想是扩大众议院的规模。从20世纪初开始,众议院始终保持435个席位。但是一百年之后,随着人口的增长,这个数字已经不能代表美国人的诉求。众议院规模的扩大将会使得议员有可能代表选民的多样化的利益诉求。<sup>③</sup>此外,议员数量的增加,将会减少本党领袖的控制能力,有助于议员更自由地投票,不再严格按照政党界限进行投票,这样做将会变相增加温和派的席位数量,从而推动去极化的改革。

还有学者建议美国应该像其他绝大多数西方国家那样,采取比例代表制。代表性的学者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讲师、美国智库“新美国”(New America)政治改革项目高级研究员李·德鲁特曼(Lee Drutman)。他认为,在比例代表制中,一个选区可以产生多名国会议员,政党的席位份额可以更好地反映它们的选票份额。比例代表制容易导致多党制,为不同政党之间的结盟提供了空间,它比单名选区制更能反映意识形态的多样性,更有可能克服政治分裂和极化。例如,即使出现一个极右翼的政党,它最多只能在国会获得20%左右的席位,不足以

---

① Larry Diamond, "A Victory for Democratic Reform," *The American Interest*, <https://www.the-american-interest.com/2018/06/15/a-victory-for-democratic-reform/>.

② Katherine Gehl, "Alaska Has a Voting Solution for a Nation Torn Apart," *Governing*, <https://www.governing.com/now/alaska-has-a-voting-solution-for-a-nation-torn-apart>.

③ David Montgomery, "How to Save America From Extremism by Changing the Way We Vote," *The Washington Pos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magazine/2022/10/31/ranked-choice-voting-multi-member-house-districts/?outputType=amp>.

靠自己做成任何事情。<sup>①</sup>类似地,《华盛顿邮报》的一位专栏作家认为,美国其实有四个主要的政治派别,即极左翼、中左翼、中右翼、极右翼。政治极化的原因在于非要将四个派别装入两个党之中。如果四个派别分别竞选,那么中左翼和中右翼可以结盟,使得极右翼很难赢得选举。<sup>②</sup>

上述观点不是从“道”的层面解决美国面临的问题,仅仅从“术”的角度缓解美国政治面临的困境,或许有一定操作性。通过长期的、不断的“试错”,这些建议最终有可能实现对美国政治的良性改革。

## 五 其他角度的有益探索与尝试

如果说改革选举制度是一种权宜之计,那么从经济、社会和文化角度的改革或许可以更好地“治本”而非“治标”。很多学者认为,三个原因导致了当代美国民主制度正在“瓦解”。第一是经济增长的放缓和社会不平等的加剧,第二是移民潮正在引发部分民众对种族和文化多元化的“大规模反抗”,第三是新的通信技术消除了传统的媒体过滤器,增强了以前被边缘化的非自由主义的声音,使得民众对民主制度的代表性缺乏信心。<sup>③</sup>但是,目前很少看到有人给出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解决办法,这些观点只能停留在口号阶段。我们可以分别进行讨论。

### (一) 改善民生与媒体环境

卡内基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雷切尔·克莱因菲尔德(Rachel Kleinfeld)认为,为防止美国民主进入危险的拐点,美国的政治家应该努力将民主与民众真正的社会和经济需求联系起来。虽然对民主的严重威胁主要来自右翼,但是左派对民主的不满是要优先解决的问题。美国多数民众现在关心的议题是工作的薪水、住房的价格、优质和负担得起的医疗保健以及获得大学教育的机会,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社区附近的空气和水质量,而不是广泛的气候变化问题。但是很少有政客

<sup>①</sup> Lee Drutman, “The Two-party System is Killing Our Democracy,” *Vox*, <https://www.vox.com/2020/1/23/21075960/polarization-parties-ranked-choice-voting-proportional-representation>.

<sup>②</sup> Perry Bacon Jr., “The U. S. has Four Political Parties Stuffed into a Two-party System. That’s a Big Problem.”

<sup>③</sup> Yascha Mounk, *The People vs. Democracy: Why Our Freedom Is in Danger and How to Save I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133 – 136.

关注上述重要问题,使得很多人认为投票并不重要,因此对民主政治也就失去了兴趣。她认为,民主不应该成为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应该体现为具体的价值,帮助选民解决真实的问题。<sup>①</sup> 已故的密歇根大学教授、著名比较政治学学者罗纳尔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将民主的倒退归咎于近几十年来日益严重的不平等问题,并且强调如果公民能够建立政治联盟来扭转不平等的趋势,那么民主制度将会重新巩固。但是,美国强大的保守利益集团正在阻碍政府对富人的征税。<sup>②</sup> 类似地,还有部分学者认为,通过对公共产品的再分配,减少不平等,可以减少民众的政治两极分化现象。<sup>③</sup>

针对移民问题,美国的不同政治派别更是争论不休,没有达成任何一致意见。美国的资本家尤其是金融资本家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竭力引入大量移民,这并不是出于他们的国际主义精神、普世情怀和圣母心,而是因为移民为他们提供了价格低廉的劳动力。而且,让更多的移民获得投票权,可以扩大民主党的选民基础。但这种做法一定会导致白人右翼的种族危机感,资本家对利益的追逐才是导致矛盾激化的主要因素。<sup>④</sup> 此外,今天的美国正在努力实现制造业回流,这种政策其实扩大了美国本土对于外来廉价劳工的需求,最终将会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

将美国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归咎于社交媒体,其实是只看表象、不见实质。<sup>⑤</sup> 社交媒体上的极端言论其实是美国各种真实存在的社会矛盾的一种反映。仅仅改革社交媒体,并不能解决本质性的问题。例如,特朗普2021年初推特账号被封禁之后,他在社交媒体上的传播能力和影响力显然下降了,但事实证明他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对共和党的控制力增强了,社交媒体并不是决定他的影响力的主要因素。此外,如何改革社交媒体,美国的各种政治力量之间根本没有共识。马斯克

---

① Rachel Kleinfeld, "Five Strategies to Support U. S. Democracy,"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2/09/15/five-strategies-to-support-u.-s.-democracy-pub-87918>.

② Ronald Inglehart, "The Age of Insecurity: Can Democracy Save Itself?" *Foreign Affairs*, vol. 97, no. 3, pp. 20-28.

③ Alexander J. Stewart, Joshua B. Plotkin, and Nolan McCarty, "Inequality, Identity, and Partisanship: How Redistribution Can Stem the Tide of Mass Polariz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vol. 118, no. 50, 2021, <https://doi.org/10.1073/pnas.2102140118>.

④ 关于白人为什么越来越不支持民主党,参见 Joshua N. Zingher, "Polarization, Demographic Change, and White Flight From the Democratic Party,"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80, no. 3, 2018, pp. 860-872.

⑤ 相关文献,参见 Emily Kubin, and Christian von Sikorski, "The Role of (Social) Media in Political Polarization: A Systematic Review," *Annal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vol. 45, no. 3, 2021, pp. 188-206.

接管推特受到保守派的欢迎，但自由派则认为这种行为对民主构成了威胁，社交媒体已经成为美国不同政治派别的舆论斗争堡垒。<sup>①</sup> 但是，也有学者指出，社交媒体如果正确使用，也可以缓解因为大数据和算法引起的政治极化问题。当民众在网络上讨论有争议的社会和政治话题时，算法的“回声室”效应会导致强化网民既有的信念，从而加剧政治分裂。不过，如果网民的搜索行为是使用社交媒体网络提示的搜索词，而不是完全基于自己的兴趣，由此产生的算法将会使得网民接触到更加多元和广泛的信息，从而减少信息的自我强化效应和观点的极化，构建对社会负责的算法。<sup>②</sup>

## （二）从外交政策入手解决国内政治矛盾

还有一部分学者强调从对外政策方面解决美国国内民主制度出现的问题。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副教授、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亚沙·蒙克（Yascha Mounk）认为，特朗普现象其实是全球民粹主义浪潮的一部分，民粹主义势力正在英国、德国、意大利和法国涌动，并且已经在匈牙利、土耳其和波兰扎根。因此，随着美国实力的下降，美国应该将原来的扩张和输出民主价值观的政策转变成“民主防卫”，即寻求保护已有的民主国家，并且在必要的时候与所谓的不太民主的国家进行合作。这种观点有一个重要的逻辑，即对外政策和国内政治之间本身是密切联系的，美国如果采取孤立主义或反干涉主义的政策，那么最终将会损害美国自己的民主。最为关键的一点是，美国应该同时使用“大棒”和“胡萝卜”，对那些民主制度出现问题的盟友施加压力，对那些试图颠覆其他国家民主制度的官员进行制裁。尤其是应该改革欧盟和北约这两个国际制度，在必要时惩罚和开除某些成员国，例如匈牙利、波兰、捷克、土耳其。<sup>③</sup>

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则表达了激进的、进攻性的解决方案。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问题都不是孤立存在的，美国必须用军事手段包围盟友

---

① Deana A. Rohlinger, Kyle Rose, Sarah Warren, and Stuart Shulman, “Does the Musk Twitter Takeover Matter? Political Influencers, Their Arguments, and the Quality of Information They Share,” *Socius*, vol. 9, 2023, <https://doi.org/10.1177/23780231231152193>

② Jaeho Cho, Saifuddin Ahmed, Martin Hilbert, Billy Liu, and Jonathan Luu, “Do Search Algorithms Endanger Democracy?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Algorithm Effects on Political Polarization,”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vol. 64, no. 2, 2020, pp. 150–172.

③ Yascha Mounk, “Democracy on the Defense: Turning Back the Authoritarian Tide,” *Foreign Affairs*, vol. 100, no. 2, 2021, pp. 163–173.

和伙伴,进而才能保护美国自己的民主。尤其是要发展新一代武器,部署更大规模的海军,维护美元的霸权地位,确保半导体产业和其他高科技制造业的回流。此外,美国应该在全球范围开展信息战,擅于讲述和传播美国的故事。<sup>①</sup>这种观点其实在主流的信奉自由民主价值观的精英群体中依然很有影响力。我们或许可以推测,美国国内民主制度出现的问题并不会导致美国采取更加克制、理性和审慎的对外政策。相反,美国的对外政策更有可能表现为干预主义和孤立主义的结合。它一方面寄希望通过变本加厉的对外扩张来获得更多资源,缓解国内的阶级和种族矛盾;另一方面更不愿意承担国际义务,并且破坏现行国际秩序和国际规范。

### (三) 审议性民主的实验

最后要提的是,在美国的政治学期刊中,经常看到一个词叫做审议性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斯坦福大学传播学和政治学教授詹姆斯·菲什金(James S. Fishkin)对审议性民主的效果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实验。他发现,如果将来自全国各地的几百名社会阶层和政治观点彼此不同的选民召集在一起,让他们用几天的时间针对美国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进行深入探讨,那么这些选民在情感上的两极分化特征将会大幅减少。<sup>②</sup>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莱文达斯基(Matthew Levendusky)在刚刚出版的新著中,用实验方法证明,如果让民主党选民和共和党选民聚集在一起进行跨党派政治讨论,那么党派仇恨将会得以减轻。<sup>③</sup>

不过,审议性民主实验能否推广到全国性的政治实践,依然是未知数。民众之间对于物质利益存在根本性的冲突,很难通过讨论来达成持久的共识。今天美国人之间的分歧,也许并不在于观点和政策,而是连一个事物是什么以及它是否存在都无法达成共识。例如,共和党尤其是特朗普派试图夺取对“美利坚合众国”一词的话语权,直接将国名作为竞选口号,将星条旗作为政治符号,把民

① Larry Diamond, “All Democracy Is Global,” *Foreign Affairs*, vol. 101, no. 5, 2022, pp. 182–197.

② James Fishkin, et al., “Is Deliberation an Antidote to Extreme Partisan Polarization? Reflections on ‘America in One Room’,”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15, no. 4, 2021, pp. 1464–1481.

③ 莱文达斯基承认,目前只能证明,在跨党派讨论结束之后,这种相对良好和谐的状态可以持续数周,能否长期持续仍然没有得到证实。参见 Matthew S. Levendusky and Dominik A. Stecula, *We Need to Talk*,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3, pp. 44–56.

主党和多元主义者描绘称为美国利益的背叛者；而美国民主党正在试图垄断“民主”一词的界定权，把共和党尤其是特朗普派描绘称为法西斯或美国民主的颠覆者。这些问题无法继续通过审议性民主的方式来解决。

## 六 余论：美国政治极化的发展趋势

我们可以从短期和长期两个视角讨论美国政治极化的发展趋势。目前很多美国知识精英都意识到了应该改革现状，但是改革应朝着什么方向，各种主张是截然矛盾的，甚至是对立的。短期来看，美国白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将会继续下降，这将会刺激白人的危机感，为“种族替代”阴谋论提供传播的空间。白人为了避免自己政治地位的进一步下降，很可能会更加频繁地挑起暴力活动，“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对于美国的广大农民、产业工人、白人右翼和宗教团体依然有吸引力。虽然今天美国并不具备发生内战的条件，但是小规模或大规模的内乱是非常有可能的，尤其是卡根担心的2024年大选前后发生更为严重的政治冲突并非危言耸听。左翼和右翼的具有激进和暴力倾向的人数都在增加，两党选民对选举结果的信任感将会继续下降。政治极化还会对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的日常健康运作造成影响，每次大选前后的权力交接可能不能正常进行。

长期来看，美国的政治极化的趋势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迎来拐点，根本原因在于经济不平等无法消除或者缓解。民主党中的左翼政治家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长期致力于推动社会正义，并且广受民众欢迎，但民主党的党内竞选规则使得他难以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资格。除非美国再经历一次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那样的经济危机，才有可能使得资本的贪婪本性受到暂时的约束，左翼政治家或许会有上台执政的机会。但是也有一些因素可能会有利于抑制极端的政治力量，例如21世纪中叶之后白人在总人口的比例将会大大下降，迫使共和党放弃将白人作为选民基础。此外，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早日到来可能会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满足各个阶层的经济利益，使得各个群体感到满足并且和谐共处。但是目前尚没有出现这样的迹象，可能还要等待一段时间。

从本文对于美国知识精英观点的回顾和总结可以看出，美国知识精英在意识形态上大多属于自由主义左翼阵营。他们仍然具有局限性，因为他们的观点仅仅代表了社会中的一部分群体的利益诉求，其观点具有鲜明的党派倾向。一方面，

美国的知识精英掌控着美国的话语权和传播权，以一种貌似独立的方式思考问题，但背后实际上却受制于资本家尤其是金融资本家提供的经费支持，在价值体系和物质利益上与之捆绑在一起。美国的主流媒体基本上都是被支持民主党的财团控制，政治立场一般会倾向于民主党，多元主义实际上迎合了资本家对于廉价劳动力的需要。

另一方面，我们在美国的媒体和智库网站上能阅读的文章，其实并没有反应多数民众的真实观点。这是因为，民主党的支持者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而共和党人的文化水平则相对较低，后者很少在主流媒体上发表观点。工人阶级、下层民众以及多元主义的反对者也很少有机会发表观点，但他们在美国人口中占据相当大的比例，并且拥有投票权。美国的知识精英很少有人愿意超越自身的价值和利益局限，将广大底层民众发自内心的所思所想表达出来。他们塑造的“拯救民主”的一套话语，实际上压制了边缘与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其结果就是越反思越错，只能推迟美国社会矛盾的爆发。

最后，我们也应看到，美国政治极化虽然尚且没有从根本上消除的办法，但是前面提到的被动去极化和对选举制度的结构性改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极化带来的影响，至少可以延缓和避免大规模社会矛盾的爆发。此外，要提醒的是，美国目前依然有比较良好的社会治理。虽然各阶层对政治现状广泛不满，但是在非选举时期，人们依然可以较好地生活下去。美国面对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并不具有独特性，这也是其他国家正在面对或者未来将会面对的。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主导族群占总人口的比例都在下降，是否引进移民以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将会成为持久争论的议题。对于美国的问题，我们应持冷静的观察态度，总结其经验教训。